

英语的变化

CHANGING ENGLISH

〔英〕西米恩·波特著



四川大學出版社

英语的变化

〔英〕西米恩·波特著

杨希都 周开硕译

殷钟嵘校

四川大学出版社

Changing English

Second Revised Edition (1975)

by Simeon Potter

Andre Deutsch Ltd (London)

英 语 的 变 化

[英] 西米恩·波特著

杨希都 周开颖译

殷钟味校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成都四川大学内)

四川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师范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12字213数千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统一书号: 6401·6

定价: 1·70元

序 言

过去十年，作者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上作了题为《英国话》、《人和他的周围》、《语言之间》以及《今日英语》的一系列讲座，本书可说完全是以这些讲座为基础写成的。上述讲座都是在罗斯玛丽·杰利斯小姐主持下进行的，对于她的十分在行的指导和热情的鼓励，我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这些讲座的若干部分曾在《听众》（The Listener）上发表过，并得到许可在西部非洲、印度和日本的不同杂志上重印过。讲座和印行的文章为我从四面八方带来大量的信函，有的提出批评和诘问，有的提供帮助和信息。这些信函证明了人们对言语和语言问题有着极为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兴趣。这些信函才使我更加真切地认识到，要充分和满意地回答某些十分简单但涉及微妙语言现象的问题，有时是何等困难。对于所有这些友好的和热心提供意见的来信，我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最热烈的赞赏和感激之情。

应《英语教学》（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主编 W·R·李博士之约，我于1966年撰写了两篇有关英语当前发展趋势的文章并发表在该杂志五月和十月两期上。承蒙他慷慨的许可，我从上述两文章中摘取了许多例证用于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

第八章绝大部分都是根据登载在《纪念玛格丽特·施劳

克语言文学论文集》上一篇论文改写的。该论文集于同年由华沙的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

西米恩·波特

再 版 序 言

在新版中，我改正了正文里几处微小的错误和含混的概念；对《参考书目选编》^①进行了修订，并增加了最新参考书目。在《增补》项目下增加了各种补充注解。

在进行这三项愉快的工作时，我得到了许多友好的评论者和批评家的大力帮助。首先我应该特别感谢利兹大学的查尔斯·巴伯博士，他对我慨然相助，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全文，并对大家感兴趣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坦率的和有价值的意见。给予热情帮助的还有：安东尼·伯吉斯先生、路德维希堡的格奥尔格·岗德南姆博士、巴黎的M·P·F·克罗福勒、柏林的雷蒙德·莫藤默尔先生、苏西·I·图克小姐、格尔努克·福尔格尔先生，以及各地方的大量读者，我在此一并表示对他们的诚挚的谢忱。

西米恩·波特

^①译本删去了这一部分。——译者。

符 号

< “由变来”或“由派生来”

> “变成”或“成为”

[] 音标括号

// 音标括号

ː 用于音标后表示长度

ː 用于两种形式之间表示对立

/ 用于两种形式之间表示交替

* 表示设想或假定的形式

目 录

序 言	(1)
再版序言	(3)
符 号	(4)
第一章 语音在变化	(1)
第二章 拼写的改革	(33)
第三章 新词	(72)
第四章 科学词汇	(116)
第五章 名词和名词词组	(141)
第六章 动词和动词词组	(170)
第七章 结构在变化	(217)
第八章 功能的转变	(248)
增补	(275)
译后记	(314)

第 一 章

语 音 在 变 化

如果大家谈吐都一模一样，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乏味。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好，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说话方式与发音特点。任何两个人都不会有着绝对相同的双唇、牙齿、口腔和声带。生理构造是说话方式的先决条件，我们的教养和所受的教育又大大地影响它，我们活动在其中的社会又总是在不断调整它。

发音很难固定起来：发音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但是有一种强大的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它，使之不致变得太快；那就是：说话的基本要求是要让人听懂。明白易懂这一基本因素就象刹车一样制约着言语的变化。言语的基本功能不是个人独白，而是相互交际，你可以在自言自语时随心所欲地发出各种异乎寻常的声音。然而，如果你在向别人说明一件事情，而你的发音不能立即被人听懂，那么你便会感到烦恼懊丧，因此你必然也不会去重发这些音。这样一来，你就必须使自己的言语符合流行的方式，使自己说话正常，让人听得懂。

公认的发音

公认的发音简称公认音（RP），这也是语音学家

使用的术语，指的是有教养的智力健全的人在正常的会话中使用的说话方式。本书中所说的公认音是指大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的人们进行正常谈话时的发音。公认音也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报告新闻时，以及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许多演讲人和表演者所使用的发音。公认音比之我国西部的发音和约克郡谷地的那种响亮的语音或不列颠岛上某些尚存的方言，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公认音不过碰巧成为了英联邦首府及其邻近区域内那些细心的有责任感的人们所使用的当代发音形式。

别的城市，主要如爱丁堡、都柏林，都有各自的公认音，世界上别的说英语的地区也有自己的公认音，如美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语在多样性中有其一致性。英语的公认音不止一种。

顺便说一句，请注意“公认”这一说法，受谁公认？是指受到一般社会的公认，而不是受职业语音学家的公认。事实上公认音这个术语反映了对待语言的重要变化。公认音这一概念可以和目前语法上取代正确性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概念相比美。你可能又会问被谁接受？指的是一般有教养的人，能够有效地说英语、写英语的智力健全的人们，而不是专业语法学家。

音位结构

你能清晰发出的语音或单音是数不清的。比如说，

根据你所听见过的方言和个人习惯的发音，试图发出by或buy [bai] 中的双元音的种种变音。你很快会听出，你发的这个双元音竟有几十种。但不久你就会发现，你在发这个双元音 [ai] 时会越来越往其他双元音的界限移去，向一个方向移动时近乎boy，而向另一个方向移动时又近似bay。这样，通过这种简便易行的方式（也是极有用的方式），你便面临着音位这一现实。因为在从 [bai] 向 [boi]，又从 [bai] 向 [bei] 的细微移动中，实际上你是在从一个音位移向另一个音位，你是在当代英语的音位系统或音移结构中跨越过一组单音而滑入了另一组不同的单音中去。这就是真正构成音位的东西。音位是语言中彼此紧密相关，但在意义上又区别于其他组音。同时，它又是可区别的最小语音单位，任何语流都可以分解成这种最小单位。

标准英语有44个音位：12个元音，8个双元音，2个半元音，22个辅音。下面是由统一的国际音标符号所表示的这44个音位：

元音： [i:]， [ɑ:]， [ɔ:]， [u:]， [ə:]，
[ɪ]， [e]， [a]， [ɒ]， [ʊ]， [ʌ]
[ə]

双元音： [ei]， [ou]， [ai]， [au]， [ɔi]
[iə]， [eə]， [uə]

半元音： [j]， [w]

辅音： [p]， [b]， [t]， [d]， [k]， [g]
[f]， [ð]

[m], [n], [ŋ]

[f], [v], [θ] [ð], [s], [z],

[ʃ], [ʒ] [l], [r], [h]

目前, 双元音的发音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长元音、短元音以及半元音的发音也在发生程度依次递减的变化。辅音的发音一直相当稳定, 但是在某些辅音连缀中, 有的辅音正在被省掉, 有的辅音正在被加入。

单元音的变化

在see, tar, saw, two和sir五个词中的五个长元音中, 只有第二个 [ɑ:] 和第五个 [ə:] 在发音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很平稳。你会常常听见, 高前元音 [i:] 和高后元音 [u:] 在发音时末尾有滑动, 这种滑动使你想起十四世纪中标志着元音大演变开始的那些发音上的变化。这样, 你听见的see发音是 [siɪ] 而不是
16 [si:] ; two的发音是 [tuw], 而不是 [tu:]。你会听见较低的中后长元音 [ɔ:] 的发音以中元音或混元音 [ə] 作为末尾的滑音, 或末尾仅只略为向 [ə] 中央化, 但却不足以将其正式标注为 [sɔə]。如果你仔细听, 你便会听出有一种不断增大的倾向要把saw和sore

① 详见丹尼尔·琼斯著《英语语音学纲要》第ix—x页; A·C·吉姆森著《英语发音导论》第284—285页。及西米恩·波特著《现代语言学》第21—25页中有关国际音标符号的论述

一齐发成 [sɔ:]。在 cross, frost, loss, lost, toss; off, office, oft, often, soften; broth 和 cloth 中的清摩擦辅音 [s, f, θ] 之前, 这个较低的中后长元音 [ɔ:] 在继续变短。在副词 often 中, 这种变短的现象常常伴有再度出现的清齿爆破音: [ɔ:fn > ofn > oftən]。你可以听见这三种发音, 但这最后一种带 [t] 的发音日益占优势。说来也怪, 很少有人发 [softən]。当然这是一个远为罕用的词。人们把 soft 发成 [sɒt], 但是说 soften ['sɒfn] 时 t 却不发音; 人们说 chaste [tʃeɪst], 但 chasten 却发成 ['tʃeɪsn]; 说 fast [fɑ:st], 但 fasten 却发成 ['fɑ:sn]; 说 haste [heɪst], 但 hasten 却发成 ['heɪsn]; 说 list [lɪst], 但 listen 却发成 ['lɪsn]; 说 moist [moɪst], 但 moisten 却发成 ['moɪsn]; 对这种前后矛盾的发音情况人们简直没有察觉。

在软腭音或含糊 [ɫ] 前, 你可以听到把 [ɔ] 发成了双元音化了的 [ou], 因此你可以听到把 solve 发成 [soulv], 把 involve 发成 [ɪn'voulv]。同样, 也可以听到发成 [sɒlv] 和 [ɪn'vɒlv]。在 bold, cold, fold, gold, hold, mould, rolled, sold, told 和 wold 中 [ould] 的发音是很清晰的。在 -lt 前面的 [ɔ] 经常发得长。你听人们把 salt 发成 [sɔ:lt], 而不说 [sɒlt], 把 fault 发成 [fɔ:lt], 而不发 [fɒlt]。

最有趣的变化之一是在如 bad, bag, jam 和 man 这类词中, 末尾浊辅音前的 [a] 音正越读越长。例如 bad

[bad] 和 bard [ba:d] 从前既以音质（前元音对后元音）也以音量（短元音对长元音）来相互区别，而现在却倾向于只以音质来相互区别。如果缓慢说出“Scott was not a bad bard”，你能觉察出末尾二字的长度有明显的差别吗？实验测试只显示了微小差别。如果这种变化继续下去，将大大影响标准英语未来的音位模式。

在 bid 和 bead, good 和 food, cod 和 cord 之间的区别仍然十分明确地在于音质和音量。在这一点上，英语不同于象意大利语这样的语言；意语中的七个长元音都只不过是短元音的延长而已。在美国英语的影响下，短元音读长的倾向有增无已。在 beauty, city 这类词中末尾的元音常常读长，读成 ['bju:ti>'bju:ti:] 和 ['siti>'siti:]，尤其是在复数形式中读作 ['bju::ti:z] 和 ['siti:z]。然而在爱丁堡苏格兰语中，这种动向恰恰相反。他们的所有元音都倾向于照旧读短。

你可能已经察觉，在伦敦英语中有一种令人遗憾的倾向，即把各短元音移向中元音。在 cut [kət]，cutter ['kətə]，some [səm] 和 summer ['səmə] 中你会听到把 [ʌ] 发成了 [ə]。

双元音和三元音中的变化

在任何语言中，双元音就其性质而言都是最不稳定的。五个英语双元音 [ei, ou, ai, au, ɔi] 都是合口或下

降双元音：说是合口双元音是因为这五个元音清晰发音时，舌在口腔内从较开的位置滑向较合的位置；说是下降双元音是因为这五个双元音的主要音重都在第一成份上。头两个双元音 [ei, ou] 开口窄；清晰发音时舌在短距离内滑动。因而这两个双元音容易缩减为简单元音即单元音 [e:, o:]。其余三个双元音 [ai, au, ɔi] 开口宽；清晰发音时舌在较长距离内滑动。这三个双元音因此不容易缩减成单元音，但可以在几种情况下改变读音。例如我们说 house 时正常发音为 [haus]；但这个词有几种不同的读音 [haus, həus, heus, heus]，它们属于方音、地区音、个人特殊读音及社会习惯性发音。在日耳曼语系的其他语言中也有相同的发音：德语Haus，荷兰语huis，现代挪威语和丹麦语hus(et)。实际上挪威语 hus(t) 中的 [u:] 这一长元音是没有变化过的共同日耳曼语系的 [u:]，这一种 [u:] 音在古英语中及中古英语中也保存了下来，在十四世纪及其后才双元音化了的，从此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变体发音。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听见的语音变体之多，决不下于从乔叟直到现在的各个不同时代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这样说，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 home [houm] 发成 [həum]，把词中的窄双元音中的第一个成份中央化了。这种变化是明显而引人注目的，因为这种读法已在社会各阶层中广为流传。它清楚地表明，将来的发音是 [həum] 而不是 [houm]。

少数人把late中双元音的第一成份发得较低，发成

[leit]，甚至发成 [lait]。[lait] 近乎伦敦土话。但是作为一般倾向这种发音决非只限于伦敦土话那种生动活泼的形式。那些把late发成 [lait] 的人们在说到light时，一定会不知不觉地把light中的双元音的第一成份的发音舌位抬高和后缩，以便区分这两个音位。因而他们对这两个词的发音一般都含糊不清（见1页）。比如他们说 late night 时，接近 [lait nɔit] 的音，而不是公认音 [leit nait]。另一方面，年轻人在模仿优雅的谈吐时又倾向于将其说成 [leit neit]。在降低音位和发音做作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发音可以区分出无数个变体来。

三个集中双元音 [iə, eə, uə] 之所以称为集中，是因为这三个双元音发音的时候，舌由前高、中高或后高的位置，滑向口腔中央的位置，这个位置的确正在中央。集中双元音是英语特有的音，因为这种音全是来自颤音 [r] 的弱化，以及后来颤音的消失。其中的颤音 [r] 在十七世纪已不发颤音，到十八世纪便弱化成中元音，而在heard [hə:d] 中便完全不发音。今天，你或许已经注意到了一种倾向，即把 [iə] 发成 [i-ə] 两个音节，特别是在末尾时。你听见把 nausea 发成 [nɔ:si-ə]，而不是 [nɔ:siə]，把 magnesia 发成 [mag'ni:zi-ə] 而不是 [mag'ni:fə] 或 [mag'ni:fiə]。后一种发音可以看成拼写发音（见第29页）。Year一词，你发成 [jiə] 还是 [jə]？有的人把year发成 [jiə]，然而却把yearly发成 [jə:li]，这或许是受了人人都把early发成 [ə:li] 的影响吧。显然将

来都会发 [jiə]，而与 dear, ear, fear, gear, hear, near, rear 等词同韵。

集中双元音 [eə] 常常被读成单元音 [ə:]，甚至那些公开指责这种读音粗鄙的人，以及认为它是从默西赛德^①输入的最难听的音的人们，也同样这样发音。

fair wear and tear 常常发成

[fə: wə:r ən te:] 而不是

[fɛə wɛə ən tɛə]，

10

不过这种混淆音位的读音并没有好处，而且很难得到普遍承认。

集中双元音 [uə] 相当稳定，但是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它与其相应的舌前音 [iə] 一样，被发成有如两个音节一样的 [u-ə]，尤其是在末尾时。比如你可以听见把 arduous 和 endure 发成 [ɑ:dju-əs] 和 [in'dju-ə]。

我们已经察觉，集中双元音 [ɔə] 仍然存在。但是，由于我们认为这个音正逐渐消失（见第4页），因此我们没有把它列为一个音位。（如果列出，公认音位数目应从44增加到45）。在正常谈话中，paw 和 pore 的读音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不管人们怎样坚持说他们已经区分了这两个词的发音。应该注意，许多伦敦人把 poor 发成 [pɔ:]。这样一来，poor 就和 paw，pore 的发音一样。不过发音正规的人仍然坚持发成 [puə]，即与 boor 和 moor 同韵。不与 door, floor 同韵。

①默西赛德 (Merseyside)，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县。——译者